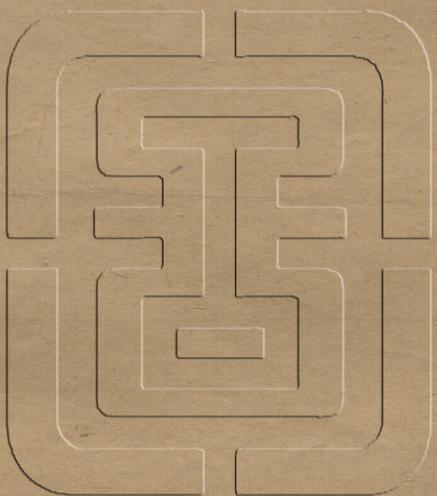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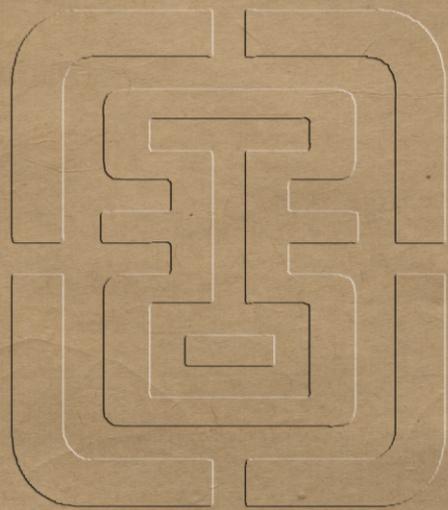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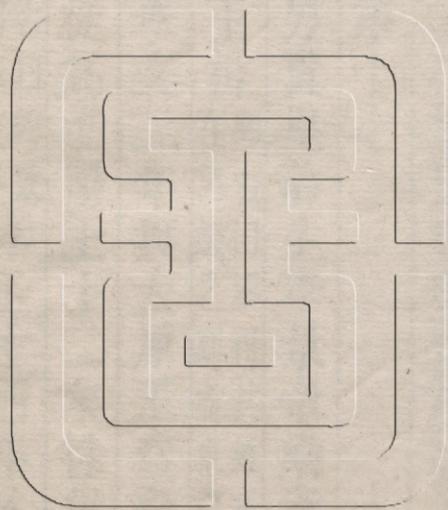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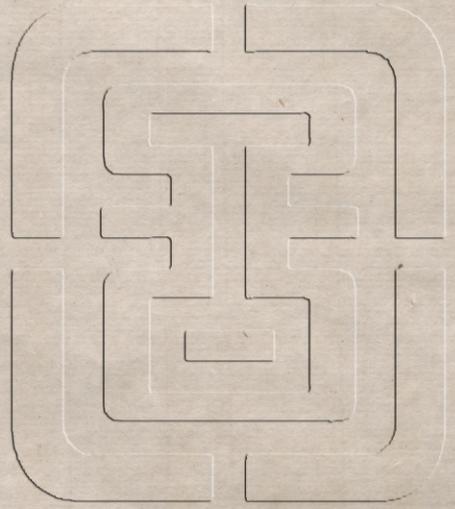


前漢書

卷四十七
之五十七

涵芬樓
影印





前漢書卷四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文三王傳第十七

孝文皇帝四男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

孝王參梁懷王揖

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

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

十一年矣

師古曰總數其為王之年

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

年比年入朝留

師古曰比類也留謂留在京師

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

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

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

容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從音千

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

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而使韓安國張

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

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畧與漢中

分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畧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

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

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

曰道謂言○宋祁曰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

睢陽城七十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梓而後

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

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

惟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儼於天子師古

也音擬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

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言皆游梁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

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

乾隆四年校刊

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且百萬者言凡百也○宋祁曰千萬

一作 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

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贊曰稱乘輿駟

則車馬皆往言駟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師古曰輿即車也贊說是既朝上疏因留

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

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畧反與漢宦

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大

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服虔曰格音格關張晏曰止也

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是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師古曰不敢更

以此事言於太后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

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

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

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

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

相軒丘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及內史安國師古曰韓安國皆泣諫王王

迺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

之梁王恐迺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

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也

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

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

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
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
益踈王不與同車輦矣王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
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
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
以輔身也今出背上
象孝王背朝而手土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爲梁也
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
○劉敞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月六日哉太迂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
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
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
爲與長公主計之廼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

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廼說爲帝壹
餐師古曰說讀曰悅餐古食字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
及死藏府餘黃金尙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爲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爲淮陽王而
參徙爲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
在代時○劉敞

日如故爲太原王時
都晉陽不遷都也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
王登嗣師古曰恭
讀曰恭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

以常山爲阻師古曰依
山以爲關徙代王於清河是爲剛王并前

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
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爲太子時與女弟子私通宋○

祁日弟子子字當作則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

養也日不則日自來殺之壻怒日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

則送兒頃太后所師古日頃王之后年相聞知禁止則

令不得入宮師古日相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師古

室諸從也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房陵

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

滅繼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

王後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

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

孝王武徙王梁

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師古日共次子

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

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宋祁云越子平王襄嗣

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

劉攽日武紀坐殺太傅中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

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日

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日剽劫反殺

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日以是為好喜之所殺發覺者

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山陽

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

亡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梁平

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

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共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

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鬻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鬻鬻畫雲雷之

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土蓋刻為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鬻古雷字直千金戒後世

善寶之毋得以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

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

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

母陳太后事於太后多不順○宋祁曰景德本於作李有漢使者來

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

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去措置字借以為箝耳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為門扉所箝太后

啼諍師古曰諍音火故反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

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

日風讀日諷止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時任后

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師古曰

日犴姓反名也犴音岸○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

俱出同車○劉放曰睢陽梁所都無太守當是淮陽劉敞曰下兩睢字當作淮犴反殺其

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

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廼上變告梁王與大母

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史○劉放曰書史作吏

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

太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

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不及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

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

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

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

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

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

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

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

太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極擊音一口反○宋祁云浙本注文極擊也

夜私出宮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

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

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欲

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遂

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

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

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

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

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為夜也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

也應說近之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冓音工豆反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疎遠皆昵近也今梁王年少

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

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傳

讀曰獨以偏辭成臯斷獄亡益於治道汗蠛宗室孟康曰蠛

音漫師古曰蠛音秣謂塗染也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

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

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

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耻必不與姦

案事者迺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

師古曰猥曲也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

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

則計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

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著明也

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疏之

德為宗室刷汗亂之耻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甚得治親之

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

乾隆四年校刊

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

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

取曰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

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師古曰就問也

表廷尉方賞君賓大鴻臚○宋祁曰百官至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

戒師古曰初封時策諱暴妄行師古曰諱乖連犯大辟

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猶頻也不思改過復

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

闕置辭師古曰抵距也闕誣諱也驕嫚不首主令與背

畔亡異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

放曰驕嫚當屬上句立使賊殺人而拒諱不服丞相御

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

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宋祁云一書

日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

再三汝不能用則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

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

兕出於檻龜玉毀於櫝匱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喻輔相

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宋祁云注文浙本虎作豹檻

蓋以師古宜避唐諱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

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

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

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傳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

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

和更相賄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宮殿之裏毛毳過失亡不暴陳

當伏重誅以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數蒙聖恩得見貰赦師古

日貫謂寬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

即詐僵什陽病師古曰僵什倒地也僵音薑什音赴徼幸得踰於須臾師古

日冀得踰冬月而減罪也謹以實對伏須重誅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其

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

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

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立孫之曾孫沛郡

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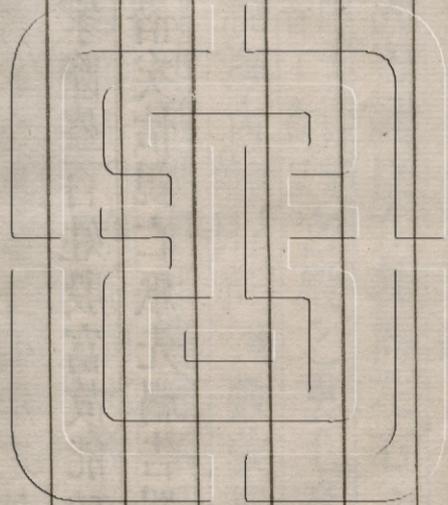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

日愛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

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先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前漢書卷四十七



前漢書卷四十七考證

梁孝王武傳西至高陽注蘇林曰陳留北縣○

臣召南

按高陽鄉聚名非縣也酈食其傳云陳留高陽人又

云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卽此高陽矣

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于帝○按褚先生具言其事

見梁孝王世家後

北獵梁山○梁山史記作良山

太后廼說爲帝壹餐○史記作爲帝加壹餐

梁懷王揖傳揖○

臣召南

按梁懷王名史記表及世家

作勝而孝文本本紀作揖漢書賈誼傳作勝而紀及本

傳作揖李奇謂懷王必有兩名理或然也

梁共王買傳十年薨臣召南按諸侯王表作七年薨

大是也七十字相似傳寫誤耳買以孝景後元年嗣以

建元五年薨是七年也

梁平王襄傳睢陽人犴反按此文則其人姓犴名反

大史記作類犴反則其人姓類犴漢書脫一字耳

梁餘尚有八城臣召南按史記作削梁八城梁餘尚

有十城以地理志証之梁國統八縣則此文是也

項王無傷嗣諸侯王表作貞王毋傷

前漢書卷四十七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誼傳第十八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

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屬音之欲反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

下師古曰甚幸愛有之字句緩而順文帝初立聞河

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故與李斯

同邑而嘗學事焉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徵以為廷尉廷尉廼言

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

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遣議事諸老先生

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

為能文帝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

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

定官名與禮樂廼草具其儀法師古曰草謂創造之色上黃數用

五為官名悉更奏之師古曰更改也文帝謙讓未皇也師古曰皇暇也

自以為不當改制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

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灌東陽侯馮敬之

屬盡害之師古曰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廼毀誼

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

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

師古曰適音謫其下亦同意不自得及渡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

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騷遭憂而作此辭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

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師古曰諭警也其辭曰恭承

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嘉惠謂詔命也埃罪長沙師古曰埃古俟字俟待也仄聞屈

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仄古側字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湛讀曰沉汨音莫歷反造

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遭世

罔極兮廼隕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烏

虘哀哉兮逢時不祥師古曰虘音呼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師古曰

乾隆四年校刊

日鷓鴣怪鳥也鷓惡聲之鳥也鷓音尺夷反鷓音于驕反鷓音休

志師古曰關茸下材不肖之人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師古曰植謂隨夷溷兮應劭曰隨木隨湯時廉士湯以

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謂跖躄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

古曰溷濁也音胡困反謂跖躄廉楚之大盜為莊躄師

周云盜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莫邪為鈍兮應劭曰

大夫也作寶鋌刀為鈔微師古曰音弋占反于嗟默

默生之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鄧展曰言屈

棄周鼎師古曰幹轉也音管寶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

列反騰駕罷牛驂蹇驢兮師古曰罷讀驥垂兩耳服

鹽車兮師古曰駕鹽車也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

冠乃居下屨反在上也父讀曰甫○劉奉嗟若先生獨

離此咎兮應劭曰嗟咨嗟也勞苦屈原諄曰李奇曰諄

也師古曰諄音碎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師古曰一國之

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猶拂鬱也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

自引而遠去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

之川言至深也沕淵潛以自珍鄧展曰沕音昧備重也

獺以隱處兮服虔曰獺音鼻應劭曰獺獺水蟲害魚者

夫豈從蝦與蛭螾服虔曰蛭水蟲螾今之螻螾也

蝦與蛭螾也師古曰蝦亦水蟲也音遐蛭音質螾所貴

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

乾隆四年校刊

行其書卷四十一

列傳

三

異夫夫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

蘇林曰般音槃孟康曰般音班般反也紛紛構

讒意也師古曰般孟音是也字

亦夫子之故也

李奇曰亦夫子

從丹青之丹離遭也郵過也

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

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劉攽曰顏說全失但誼舉屈

原事則可與已矣遂自敘其怨憤則太過矣許應元曰

諱曰以下咎屈原不能全身遠害故予之非誼自喻也

顏說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往

足哀傷何用苟懷此之都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

下之師古曰八尺曰仞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

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故重擊其

微注言證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應劭曰八

尋日常師古曰水不泄為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

汙音一胡反又音一故反

蝮螿如淳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

下鯨魚長者長數里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

鱣鯨於汙瀆必為蝮螿所制以況小朝主闇不容受忠

逆之言亦為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

作鱣鱣亦大魚也音遙又誼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

誼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坐服似鴉晉灼曰異物志曰有

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不祥鳥也誼既

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廼為

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應劭曰太歲在

日闕音一葛反

○庚子日斜服集余舍孟康曰日

坐隅貌甚閒暇師古曰閒異物來崒私怪其故孟康曰

萃聚

發書占之讖言其度師古曰讖驗也有徵驗

日野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九

列傳

三

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師古曰子服者言加其美稱也

○宋祁云子服姚本作于服吉虜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

期師古曰淹遲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師古

日意字合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師古

韻宜音億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師古

也還讀曰旋形氣轉續變化而嬗謂變蛻也蘇林曰

相傳與也師古曰此卽禪代也穆深微貌胡何也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物音勿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師古

曰此老子德經之言也倚音於綺反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師古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

彼吳疆大夫差以敗粵樓會稽句踐伯世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

避吳之難保於此山故曰斯遊遂成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

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伏五刑○宋祁云注姚本伏作被傳說胥靡迺相

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為己相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也解在楚元王傳

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繩索也師古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極止也水激則旱矢激

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盡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去遠○劉攽曰旱讀為悍猛疾也萬物

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塊坱無

垠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土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塊坱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造死者謂所轉

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坱音鳥朗反坱音於黠反天不可與慮道不可

與謀遲速有命鳥識其時師古曰鳥猶何也且夫天地為鑪造

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師古曰以冶鑄為喻合散消息安有

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孟康曰

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借也如淳曰控引也

也揣音團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師古曰如說是○宋

姚本作貴借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患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

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夸者死權品庶每生臣瓚曰謂

○宋祁云浙本徇作殉每貪也師古曰品庶猶庶品也休迫之徒或趨西東

孟康曰休為利所誘誅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師古

曰誘誅之誅則音成或曰休休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

通而說者欲改字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僭若

為銖蓋穿鑿耳囚拘李奇曰僭音塊蘇林曰皆人肩偃僭爾音欺全反

師古曰蘇音是○臣佖曰按說文窘音渠隕反迫

也文選李善注窘囚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愚者繫縛

俗累困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

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僭字並音窘疑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反至人遺物獨與道

俱眾人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

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真人恬漠獨與道息師古曰

說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寥廓忽荒與道翱翔師古曰荒

漢靜釋智遺形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弃智而亡其身

也寥廓忽荒與道翱翔音呼廣反乘流則逝遇坎則止孟

日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張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澹虛若深淵之靚汜虜

晏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若不繫之舟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不以生故自保

養空而浮服虔曰道家養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

芥何足以疑師古曰帶芥小鯁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五

六

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

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

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禧師古曰禧福也借釐字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

上因感

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

帝前席

師古曰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

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

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

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

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事

是時

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

制

師古曰擬比也上比於天子僭音擬

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

陳政事多所欲匡建

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

其大略曰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

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

師古曰言不可盡條

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

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

音直吏反此

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

師古

日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諛也

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

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師古曰厝置也音千故反

火未

及燃因謂之安

宋祁云浙本燃作然然已從火旁又加火非是

方今之執何

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

蘇林曰搶音濟濟蹢蹢不安貌

也晉灼曰搶音倉吳人罵楚人曰倉倉攘亂貌也師古曰晉音是倉音仕康反攘音汝庚反

宋祁云搶攘今

越本搶音仕庚反攘因女庚反未知孰是

非甚有紀

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

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

勞智慮苦身體之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

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

服四荒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

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威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

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

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

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

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

世法程師古曰程式也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

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

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劉攽曰少知治體泛說爾何必誼自謂乎其具可

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怠忘也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稽考也

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

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師古曰易改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

執鄭氏曰今建立國秦大其勢必固相疑也臣贊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師古曰鄭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甚非所以安

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

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榮陽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吳

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

行義未過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

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權力且十此者虜師古曰十倍於此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

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

畧也音丁禮反其下亦同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

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

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宋祁云浙本治字上黃帝曰

日中必蕤操刀必割孟康曰蕤音衛日中盛者必暴蕤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慧是謂

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蕤謂暴曬之也曬音所智反又音所懈反今

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

抗到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到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到割頸也墮音火規反到音工鼎反豈

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

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

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

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

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

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也當是時而

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宋祁云浙本位字上有之字臣有以知陛

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殺雜也併音

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也

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師古曰瓚說是也諸公幸者廼為中涓
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其次塵得舍人師古曰塵與僅同塵劣也言纔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

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
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師古曰惠古德字渥厚也

音握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
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

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
者曰疏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

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疆為亂明信臣請試
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說是矣諉音女瑞反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

王淮陽共王王梁

師古曰共讀曰恭

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

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

心師古曰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

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辜師古曰擅

也專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天子車戴之制○漢法令非宋祁云注文姚本戴作蓋

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
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
下園視而起應劭曰園精正視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
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宋祁曰案功臣表

非馮無擇子孝文七年 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師古曰

自典客爲御史大夫 日始欲發言節制諸 侯王則爲刺客所殺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 故疏

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

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

其所以然謂改 其法制使不然 既有徵矣師古曰 徵 其執盡又復然殃

既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 旣 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

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

者之名也 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 芒刃謂刃之利 所排

擊剝割皆衆理解也師古曰 解支節 至於髓髀之所非

斤則斧師古曰 髀股骨也 髓髀上也言其骨大故 夫仁

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

侯王皆衆髓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師古曰 嬰繞也

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晉灼曰

國皆反誅何不施之 仁恩執不可故也 臣竊跡前事師古曰 尋前 大抵彊

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

日倚依也 音於綺反 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

用梁則又反晉灼曰 用 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

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

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

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晉灼曰 事執可亡也 師古曰 曩亦謂昔時也 令

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晉灼曰事執可存然

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欲諸王之皆忠附則

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

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

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師古曰使以義使之遵禮義也令海內之執如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

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宋祁云舊本在作

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

干國師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

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次下亦同地盡而止及燕梁

宅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

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須待也諸侯之地其削頗入

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

丙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

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

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宋祁云新本子孫下有於彼二字注文令其隔絕浙本作令不隔絕

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

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劉放曰言諸侯之地先有削而頗入漢者後而以封列侯今為徙

之及至封其子孫皆據數償之假令一王合封十縣則

還也所以數復還其削地如前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

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讀曰背故天下咸知

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

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宋祁云新本開作啓

啓細民鄉善大臣致順師古曰鄉讀曰嚮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

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

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師古曰應孟二說皆是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稱誦其

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師古曰憚畏難也音徒旦

反天下之執方病大瘡如淳曰腫足曰瘡師古曰音止勇反一脛之大幾

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師古曰幾並音巨依反平居不可屈信師古

曰信讀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搐音丑六反○宋祁

云越本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師古曰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

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病非徒瘡也又苦跋盭

師古曰跋古蹠字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也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

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之王者從弟

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師古曰惠王齊

悼惠王○劉攽曰惠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師古曰廣立蕃

屏則天下安故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師古曰偏古通字臣

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

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

乾隆四年校刊

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媢媢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媢古侮

字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言不可止也而漢歲致金絮采

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主上

之所操持也操音千高反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師古曰共讀曰恭足反

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言如人反顧然倒縣如此莫之能解

猶為國有人乎師古曰顧亦反也言如人反顧然救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非亶倒縣

而已師古曰亶讀曰但又類辟且病痺師古曰病痺不能行也

音壁痺音肥○宋祁曰浙本注病字下有也字痺下有體傷病也四字若止用舊注則全無意當用浙本夫

辟者一面病痺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

不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

後除言難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

大皆當自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臯桔

臯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張晏

曰晝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將吏被介冑而睡師古曰被

音皮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曰醫者諠自謂

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

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進謀

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師古曰無治安之具臣竊料

匈奴之眾師古曰料量也音聊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

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

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伏中行說而笞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

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音胡舉匈奴之眾

剛反說讀曰悅中行說事具在匈奴傳

唯上之令師古曰聽天子之命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

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

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讀曰伸可為

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絲履偏

諸緣服虔曰加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襪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裘其上為

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中服虔曰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

而不宴者也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

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縵以偏諸晉灼曰以偏諸縵著謂以偏諸縵著之

也縵音步干反美者黼繡師古曰黼者織為斧形繡者刺為衆文是古

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

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

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且帝之身自衣阜綈師古曰綈厚繒也音

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

妾緣其履師古曰夔庶賤也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

衣一人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

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

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屈音其勿反盜賊

直須時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

搖為大耳如淳曰好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

尊卑之差至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

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師古曰謂商鞅并心於進取行之

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

出贅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脫贅非應所有也

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借父耨鉏慮有德色

師古曰耨摩田器也言以耨及鉏借與母取箕箒立而

諄語服虔曰諄猶罵也張晏曰諄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諄音碎○宋祁曰浙本常作帚抱哺

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音步

反鼎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曰說音悅稽

音工奚反○宋祁曰反脣一作反辱劉敞曰辱或作唇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

亡幾耳師古曰唯無幾言不多也幾居豈反○劉奉世曰誼謂秦人不知孝義相如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然去禽獸亡幾也顏解不明乃似云惟此小異於禽獸然

并心而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蘇林曰歷音厥師古曰歷謂拔而取之

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

厚師古曰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天

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

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

乾隆四年校刊

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

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甚可

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

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今其甚者殺父兄矣

之善惡也○劉攽曰慮大率也師古曰劉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廂

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劉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廂

剽音輟如淳曰奉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

輟音輟如淳曰奉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

畫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畫畫日也言白

顯妙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服虔曰吏矯偽徵發盈出

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賦六百餘萬錢

萬石耳非謂徵發於下也幾音鉅依反

乘傳而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

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此

賦歛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下更反此

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

間以為大故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

注文姚本特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宋祁云

以作徒以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

安也音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

徒兼反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

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刀所

篋所以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

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此非天

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五

郊祀

七

不修則壞

師古曰植建也 僵偃也音疆

筦子曰

師古曰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也禮義

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

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

師古曰若以管子為

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耻可也若以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

秦滅四維而不

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

歲而社稷為虛

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

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

幾幸而衆心疑惑

師古曰幾讀曰冀次下亦同

豈如今定經制

師古曰經

常也令君君臣臣

師古曰君為君德臣為臣道

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

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

師古曰衆信謂

共為忠信也

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

師古曰執持而

順行

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

師古曰維所繫船楫所

以刺船也詩云紉纜維之楫音集又音接

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師古曰覆音芳

目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

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

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

師古曰遠音于

萬反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

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

師古曰廼始也

使士負之有

司齊肅端冕

師古曰齊讀曰齋

見之南郊見于天也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

已行矣

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劉奉世曰人生則有眉髮矣顏說誤畝匍入井又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九

郊儀

六

非所謂新生也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耳昔者成王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為

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

義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傳輔也道讀曰導其下亦同此三公之職也

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

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

仁禮義以道習之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擲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

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聞有道術

者以衛翼之師古曰悌音徒繼反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

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

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

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

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師古曰嘗讀曰嗜擇

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

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

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

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

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

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

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師古曰隲與踰同謂越制也宋祁曰注未當添也字

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

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

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

過則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闕則諫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誹

謗之木師古曰譏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諫者則擊鼓瞽史誦

詩工誦箴諫也師古曰瞽無目者工習樂者也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

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耻媿之事化與心成故

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

也師古曰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遙反春秋入學坐國老執

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與饋同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師古曰鸞

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齊又作茨並音律私反趣中

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步也凡言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並音竹仲反所以明

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

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

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相斥罪也

音居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

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

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

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

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

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

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能從

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

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

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

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

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

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音工宦反

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師古曰者音工宦反及其長而

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

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宋祁曰浙本無者字為是不但成語亦與注會則教習然也臣

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

矣○宋祁曰越本得字上有有字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者

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

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

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

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猶反也然而曰

乾隆四年校刊

尚書書卷四十一

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

使民日遷善遠學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畏學而離孔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

人齊等然能先以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義化之使其無訟

謂所擇用也舍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謂所棄置也

矣師古曰極中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

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宋

祁曰浙本舍字下有中字音當丁仲反上言審此言中理自明白以禮義治之者積禮

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

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

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馭與驅同下類此道之以

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

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

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

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宅故矣湯武之定取

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

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

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

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

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

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

孫誅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

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

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

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

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

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

乘也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

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

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

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

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音其靳反廉耻節禮以治君

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

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師古曰

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蹙音干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

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

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

曰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

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

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八

三

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別笞馮棄市之法蘇林曰然則堂馮音罵

不亡陞虐被戮辱者不泰迫虐師古曰迫天子也廉耻不行大

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虐夫望夷之

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閭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

風也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投鼠而无忌器之習也臣聞

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也音子

余反宋祁曰苴當作子汝反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

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

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

之師古曰縶謂以長繩係之也縶音先列反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罰

之官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師古曰榜音彭殆非所以令

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

加此也蘇林曰知其有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

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

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

滅之師古曰行音戶剛反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覺面吞炭

鄭氏曰覺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師古曰覺熏也以毒藥熏之劉奉世曰覺謂以物塗之取以覺鼓故

謂之覺爾訓熏與漆皆非也必報襄子五起而不申人問豫子豫子

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

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

節致忠行出序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

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

頑頓亡耻師古曰頓音鈍莫詬亡節師古曰莫詬謂無志分廉也莫音胡結反詬音后

耻不立且不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自喜也好音呼倒反苟若而可師古曰若猶然

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逝往也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

矣服虔曰音挺起也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

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

師古曰此於人主為不便也便音頻面反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

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師古曰粹純也言其孰悉在羣下俱亡耻俱苟

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

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

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簠音甫又音扶簋音軌坐汙穢

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

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音人亮反

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師古曰諱古呼

字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

責也何問也聞譴何則白冠釐纓鄭氏曰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

加劔造請室而請臯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絜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

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劔當以自劓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

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一

禮

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弛音式爾反上不

使人頸盤而加也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師古曰盤古戾字音盧結反其有

大舉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

使捽抑而刑之也師古曰捽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捽音才无反曰子大夫自

有過耳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

自憙師古曰憙讀曰喜音許吏反憙好也好為志氣也○宋祁曰王仲弓謂憙字宜曰喜讀為憙嬰

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師古曰嬰加也矜尚也上設廉耻禮義以遇

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

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為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

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

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

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

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耻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此謂比方也使忠臣以

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

家安固不可毀拔若金城也尋其下文義可曉矣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

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

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夫音扶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

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

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復制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

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於主上無所失此之不為而顧彼之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六

列傳

臣

久行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陛級之事

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

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撮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

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

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

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

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

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

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

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

服虔曰一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植立也

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

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王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

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

廛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鷹子也著音直略反適足以餌大國

耳師古曰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

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

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

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

起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為刺音謂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

其國如淳曰不誼諸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蕪讀與芟同謂芟刈之擇良日立諸子雒

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于東門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日上東門畢

以為王而天下安師古曰畢猶盡○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故大人者不牽

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

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縣而屬漢○劉奉世曰縣讀如懸其

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

財補縫作衣師古曰悉盡也○宋祁曰新書云自悉以補行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稱音尺

反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

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

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孟康曰列

城縣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

河師古曰新鄴潁川縣也鄴音千移反著音直略反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晉灼

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則大諸侯之有異心

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并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陸

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

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

少謂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

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

欲皆如意○劉奉世曰頤指兩事

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

亡事畜亂宿既熟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讀曰蓄○宋祁曰熟字舊本無○後孰計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八

列傳

三

亦無火當去四點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

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

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文帝

於是從誼計廼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

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

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

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

也臣瓚曰謂以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

爾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

孰不知其辜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

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

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枉殺之此人少壯豈能忘

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

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天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事

見春秋傳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

仇人之匈師古曰剡利也音弋冉反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斃也靡

碎也音武彼反○宋淮南雖小黥布常用之矣漢存特

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

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子

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

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師古曰刺諸刺吳王荆軻刺秦皇事見春秋傳及燕丹子

也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曰文三王傳言誼揖此言勝為有兩名

自傷為傅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

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

迺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

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

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越與四齊王合從舉

兵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西鄉京師師古曰鄉讀曰嚮

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

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

好學世其家師古曰言繼其家業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

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尹管仲使時見

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立默躬

行以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以下並史家之詞誼之所陳

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

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

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

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

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

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

前漢書卷四十六 列傳

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其術固
宋祁曰注文常義監本及新書皆云帝義也

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

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師古曰掇拾也音丁

反活

前漢書卷四十八

前漢書卷四十八考證

賈誼傳謂隨夷溷兮謂跖躄廉○按史記作世謂隨夷

溷兮謂盜跖廉文選作謂隨夷為溷兮謂跖躄為廉

其他字句俱有同異今但據本書校正

諄曰○按史記作訊曰文選從之又如蝮蠍獺史記作

彌融爚遙增擊而去之史記作搖增翮文選作遙矰

繳

服似鴉○臣召南按史記云楚人命鴉曰服是一物二

名漢書云似鴉則二物矣

單闕之歲四月孟夏○按史記作單闕之歲兮以下凡

前漢書卷四十一
起句俱有兮字此班氏所刪也又按文選注文帝六年歲在丁卯

是時匈奴強云云○

臣召南

按自此以下並漢書所詮

敘也史記賈生與屈原同傳於經國之才救時之論槩未及錄故特詳補之其治安策及上書並賈子新書文刪節以入傳

可爲流涕者二○王應麟曰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其二論足食勸農班氏不載于傳而載之食貨志

可爲長太息者六○王應麟曰新書言庶人上僭班氏

取爲太息之一秦俗經制二篇不以爲太息而班氏取爲太息之二論教太子是爲太息之三體貌大臣是爲太息之四又等齊篇論名分不正又銅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氏削等齊篇不取而載銅布篇于食貨志故太息止載三篇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注鄭氏臣瓚云云師古曰鄭說是也○臣召南按如鄭說則本文固字應倒在必字之下於義不順如瓚說則樹國固當一讀于義甚長師古取鄭說似誤

上數爽其憂○顧炎武曰謂秦之所憂在孤立而漢之

所憂在諸侯漢初之所憂在異姓而今之所憂在同姓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

臣召南

按利幾事見高紀幾本

楚將降而封于潁川疑懼遂反高帝擊破之

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真德秀曰此文下新

書言三表五餌而史削之又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

此也下新書言天子之相號爲丞相諸侯之臣號爲

丞相云云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可爲

長太息者此也而史削之

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注師古曰諸侯國皆

在關東云云○

臣召南

按諸侯並在關東固不必言

此文謂雒陽上東門也考高紀帝雖自雒陽入都關

中而六年封子肥齊王七年立子如意代王九年徙

王趙十一年立子恒代王子恢梁王子友淮陽王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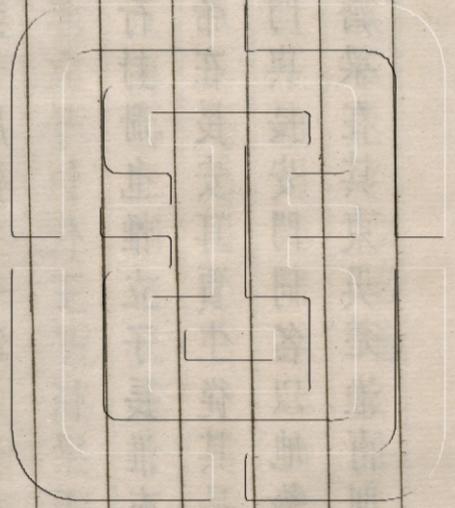
實在雒陽行封冊也惟立子長淮南王十二年立子

建燕王則帝在長安耳賈生從其最多者言之雒陽

亦有上東門與長安門同名以地勢言之燕趙代在

雒陽東北齊梁在其東吳楚淮南則在其東南也

前漢書卷四十八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師古曰盎音一浪反故為羣盜徙安陵師古

曰羣盜者羣衆相隨而為盜也高后時盎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盎兄

噲任盎為郎中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中也絳侯為丞相朝罷

趨出意得甚師古曰意甚自得也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

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九

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

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方呂后時

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微細也是時絳侯

為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

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

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師古曰臣主失禮竊為陛下

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師古曰望已而絳侯望益

曰吾與汝兄善今兒迺毀我師古曰望責怨之也益遂不謝及絳

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諸

公莫敢為言唯益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益頗有力絳

侯迺大與益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

居處驕甚益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師古曰適讀日

諫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

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益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

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

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

何上不聽遂行之○宋祁曰越本無遂字淮南王至雍病死聞師古

日雍是扶風雍縣聞於天子也○宋祁曰注是字當刪上輟食哭甚衷師古曰輟止也益

入頓首請辜師古曰自責以不強諫也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益曰

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九十九

二

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益曰陛下居代時太后

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眠也睫音接○宋祁

日解字上當有不字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

難之○宋祁曰曾參字士新本存孝字句義並足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

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師古曰顛與專同然陛下從代

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雖賁育之勇

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

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師古曰鄉讀曰嚮夫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

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

是上廼解益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益常引大體忼

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益益患之益兄子種為常侍

騎諫益曰君眾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譖毀之言其

過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益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

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

與刀鋸之餘共載○宋祁曰一本云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

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益搯轡師古曰搯與擊同

上曰將軍怯邪益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

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宋祁曰或無之字下同百金之子不騎衡

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九

列傳

三

陛下騁六飛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

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

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所坐之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及坐郎

署長布席益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益時為中

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師古曰卻謂退而卑之也坐音材臥反○宋祁云趙本及

景德本監本並無長布席三字一本云郎署長布席學

官本無長布席三字若上云及坐郎署似不成語與上

句了不綴屬必須日郎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益

署長布席義乃可安因前說日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

慎夫人適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

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

張晏曰戚夫人也於是上迺說師古曰說讀日悅入語慎夫人慎夫人

賜益金五十斤然益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

西都尉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

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益日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

刻治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日絲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

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如此

幸得脫益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益益告歸道逢丞相申

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益還媿其吏師古曰慙不見禮也

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丞相良久乃

見因跪日願請問師古曰欲因問隙私有所白也丞相日使君所言公

乾隆四年校刊

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益

即起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師古曰度計量也與猶如也

丞相曰不如益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

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廼為材官蹶張

遷為隊帥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師古曰帥音所類反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

疏○宋祁曰郎官者既云郎官何更施者字明是官與宦者畧述禁中人耳未嘗不止輦受

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

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宋祁曰

景德本無大夫上三字越本亦無大夫上字而此本獨無上字要須得之對下句君字而君自閉

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師古曰箝籥也音其炎反夫以聖主責愚相

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廼不知將軍幸

教引與入坐為上客益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益輒避

益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鼂錯

為御史大夫使吏案益受吳王財物抵臯詔赦以為庶

人吳楚反聞師古曰聞聞於天子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

史丞及史也爰益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

欲請治益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

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益不宜有謀如淳曰

日益大臣不宜有姦謀錯猶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日豫人有告益益恐夜

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師古曰至天嬰

入言上廼召盎盎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

吳吳可罷上拜盎為泰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善

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

乘及鼂錯已誅盎以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

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初盎為吳相時從

史盜私盎侍兒文穎曰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

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廼亡去盎驅自追之師古曰驅馳而追言

疾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盎使吳見守從史適在

守盎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廼悉以其裝齎

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齎謂所齎衣物自隨者也醇者不雜言其醲也醪汁滓合之酒也音牢

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陬卒皆臥師古曰陬隅也飲音於禁

反陬音子侯反又音鄒○宋祁曰古本飢字下有乏字今削之無害司馬夜引盎起曰君

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

臣故為君從史盜侍見者也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

日言汝吾不足繫公師古曰繫古累字也音力瑞反司馬曰君弟去師

但日弟臣亦且亡辟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晉灼曰辟音避君何患

廼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亡也司

馬與分背師古曰一時各去也盎解節旄懷之如淳曰不見履步行

七十里如淳曰著屐步行而逃亡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文穎曰梁騎將軍擊

吳楚者也師古曰遇梁軍之騎遂因得脫歸報天子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

陸侯禮為楚王以盜為楚相嘗上書不用盜病免家居

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師古曰湛讀曰沉雒陽劇孟嘗

過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服

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師古曰凡

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

於赴難齊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聽也臣瓚曰凡人之

辭師古曰或實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文穎曰心

今公陽從數騎鄧展曰陽外也晉灼曰陽猶常也師古曰鄧說是也一旦有緩急

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盜師古曰多猶重

盜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盜進

說其後語塞師古曰塞不行也梁王以此怨盜使人刺盜刺者

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師古曰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迺見盜曰

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

如淳曰曹輩也備之盜心不樂家多怪迺之枯生所問占蘇林曰音

術者也師古曰蘇音文說是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

盜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晉灼曰音屠置之屠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責通請錯匪躬之故以韻而言

讀為錯雜之錯不可依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

乾隆四年校刊

尚書卷之九

七

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名恢錯從之受申商法也

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錯為人隋直刻深師古

日隋字與峭同峭謂峻陘也音干笑反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

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

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

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

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

者以知術數也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公孫弘云擅生殺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

耳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

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

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

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

為也師古曰言何用知事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

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

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師古曰說謂所

說之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

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

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張晏曰若魚須仰尼教乃讀詩書也竊願陛下

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九 列傳

八

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

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

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

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

地小入則小利夫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

邑毆畧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

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師古曰益奮厲也敗兵之卒沒世不

復師古曰永挫折也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

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

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起破傷之民

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

有利○宋祁曰而法曰大有利此語絕不傍理蓋下有兵法曰故後人誤書耳當從澗本作敗其衆而有

利大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安邊

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

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

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曰濺謂浸也音子廉反

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阜水也大陸曰阜少木所在師古曰少

古草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

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屬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

乾隆四年校刊

○宋祁曰地字下當有也 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

字前後相準存也成文 谷居間師古曰遠離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

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少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

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師古曰萑葦也葦葭也蕭蒿也萑音完少木蒙龍支

葉茂接師古曰蒙龍覆蔽之貌也龍音來東反此矛鏃之地也師古曰鏃鐵把短矛

也音上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

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

靜不集師古曰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

之音相失師古曰金金鉦也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也○宋祁曰學官本越本並作金鼓之指據

云金鼓則音為是作指非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

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應劭曰袒裼肉袒也師古曰裼音錫弩不

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

亡鏃同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五

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子敵也卒不可用

以其將子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子敵也君不擇將以

其國子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

異執險易異備師古曰易平也音弋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

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

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

乾隆四年校刊

之馬弗與也

師古曰與猶如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

師古曰仄古側字

中國之

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中國之

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

師古曰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

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

師古曰易亦平也

撓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日撓

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攪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日撓

曲也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

師古曰疏亦濶遠也○劉奉世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

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爲矢歎故可射疏及遠也然戟有

可射

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

弩往來什伍俱前

師古曰什伍二人爲一伍

則匈奴之兵弗能當

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

蘇林曰騶音馬驟之驟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

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

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

氏傳作藪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

失之矣臬音牛列反即謂檠也則匈奴之革筥木薦弗能支也

孟康曰革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筥若薦楯木之以當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筥音息嗣反

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

師古曰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

能給也

師古曰給謂相連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

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

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

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

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彊必弱

也俛亦俯字印讀曰仰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

日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

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

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

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與集

也同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

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

之以眾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衡即橫耳無勞借音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

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

擇師古曰財與裁同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

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李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書

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

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

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

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

揚粵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

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

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

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木厚六尺文穎曰土地寒

也故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

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日耐此下能暑亦同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

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

死於邊輸者償於道

服虔曰償什也如淳曰償音奮

秦民見行如往棄

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成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

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

閭取其左

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

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

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

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

師古

日北謂敗退

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

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

師古曰蒙冒犯也

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

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

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

天下明知禍

烈及已也

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

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

先倡

師古曰倡讀日唱

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

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

師古曰著音直畧反

其執易以

擾亂邊竟

師古曰竟讀日境

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

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墜

師古曰墜古野字

宋祁曰浙本居字下有也字獸字下有放字若去也去放語迨而不文放字猶害於義

美草甘水

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

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

師古曰晦古畝字也南畝耕種

之處也○宋祁曰景德本無以離二字校添刊誤亦改

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

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

卒少則人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

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李奇曰纒音裁師古曰纒

淺也猶言僅至他皆類此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

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

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

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本字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

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

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荅荅廣九尺袤十二尺

師古曰藺石如說是也渠荅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

宋祁曰以便為之存以字不成句且無義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

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算

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調音徒鈞反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

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且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

連遮落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臯人及免徒復作合居

之也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贊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

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師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

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

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

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

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九

七

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子

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

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

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為

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張晏曰得贖也師古曰此承上句言謂官為備價贖之耳張說非也其民如是劉奉世曰其民當屬上句

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土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

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

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鬪當戍邊者也以

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

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

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

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

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

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稱副也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

和輯其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輯與集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

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

虛也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

審其土地之宜觀其中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

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

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

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昏謂之往也為置醫巫

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

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劉攽

日所種所樹畜積長茂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

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

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

音假借之假五百師名也師古曰俄大也音工雅反劉奉世曰假服說是古者戎皆有朝代則不置故曰假

謂其權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

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讓妄改之耳習地形知民

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

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

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

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

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

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

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

師古曰意疑之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艾也音初亮反宋祁曰治字下

疑有之字存之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

奴常以為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其得勝逞氣志而去後未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九

卷

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

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

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豉及四極

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師古

所不及者取其言以自輔也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

翼天子師古曰比和也翼助也此音癩寐反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

祿師古曰從音子容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反亂從謂禍亂之

蹤跡也一日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為從

者也今書本從下或有順字或有治字者皆非也後人

妄加之也○劉奉世曰大害謂秦亂從謂項羽時漢得關中羽西向爭天下故曰亂從

以為官師師古曰師長也各為一官之長也字或作帥音所類反為諫爭輔天子

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

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

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宋祁曰智當作知此大夫之所

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

謂郡守也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

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

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三大夫總謂當

時受策者非止錯一人焉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師古

告也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

之不宣民之不寧師古曰永猶深也惟思也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九 列傳

七

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

於篇師古曰休美也篇謂簡也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

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師古曰重音直隴反興自朕躬師古曰言

朕自發視也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為有司枉撓也烏虜戒之

師古曰虜讀曰呼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

孟康曰曹窋參子也汝陰侯臣窋如淳曰夏侯嬰子也潁陰侯臣何文潁曰灌嬰子

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昆讀曰混音下昆

反舉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窋等所

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

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也大禹得咎繇

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五伯長師古曰筦字與管同伯讀曰霸

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臣瓚曰講謂講議也退

託於不明以求賢良師古曰自託不明是謙退讓之至也臣竊觀上

世之傳師古曰謂史傳君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

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

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迺以臣錯

充賦如淳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也甚不稱明詔求賢

之意臣錯少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

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

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師古曰親理萬幾之務處于法宮之中明堂

之上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

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音

直畧反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師古曰燭照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

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師古曰被音皮義反然後陰陽調四時節

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師古曰甘露疑如膏五穀熟祲孽滅賊氣

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

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

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

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

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

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

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

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怨

及人師古曰以己之心揆之於人也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

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

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師古曰施延也

音弋或反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

竊以五伯之臣明之師古曰伯讀曰霸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

屬之以國任之以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五伯之佐之為人臣

也察身而不敢誣師古曰各察己之材用不敢踰越而誣上奉法令不容私

盡心力不敢矜

師古曰矜謂自伐也

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

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

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

也

孟康曰機發也陷奔也

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

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

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

顧其功

師古曰顧顧也若今言雇賃也

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

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

師古曰從讀日縱

以禁天

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擧大者罰重擧小者罰輕

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

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

傷民

師古曰更改也

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

師古曰謂逆主

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致傷國也復音扶目反

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

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僻之行外亡騫汙之名

師古曰辟騫損也汙辱也

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

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

之賢主五伯與焉

師古曰與讀日豫

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

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

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

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九十九

列傳

七

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

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

佐師古曰臣亦不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

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

謀不輯師古曰輯與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

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

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前也言

及其未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

極師古曰者民力罷盡賦歛不節師古曰罷矜奮自賢

羣臣恐諛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為諂諛以求自全也

音丘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

心法令煩僭師古曰僭痛也言痛刑罰暴酷輕絕人命

身自射殺宋祁曰殺字下疑有人字若直言身天下

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

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

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

其未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

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夫潰師古曰倡絕

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

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如淳曰覆蔭絕秦之迹除其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九

三

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燒文穎曰燒煩繞也師古曰音如紹反

寬大愛人肉刑不用梟人亡帑師古曰謂除收帑相坐律亡讀曰無帑讀曰斂

非謗不治鑄錢者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自鑄也師古曰非讀曰誹通關

去塞張晏曰文帝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如淳曰

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臯人有期

亡張晏曰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云罪人各以輕重不逃有年而免滿其年免為庶人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張晏曰足用則除租也明詔軍師

○宋祁曰師疑作帥軍帥有義言師無取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

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師古曰各就其

也親耕節用視民不奢師古曰視讀曰示所為天下興利除害

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

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

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

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

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

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師古曰遺棄也不棄神明之德不廢賢聖

之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

可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

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

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質也謂天子之財質臨制天下至今

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師古曰竟讀曰境其

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

皆天下之選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然莫能望陛下清光晉灼曰今之臣

不能望見陛下師古曰已語終之辭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

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師古曰言天子虛弃神明之德

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師古

竟也日究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

狂惑中茅之愚臣言宋祁曰臣言臣字衍存之句不成唯陛下財擇時

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

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

策爰盜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

數請問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

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師古曰堧者內

垣之外游地也音人緣反門東出不便錯迺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

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開為上言

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

此非廟垣迺堧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師古曰以所奏不當天子意故

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迺先請固誤丞

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

過削其支郡

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

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

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所更令三十章

師古曰更改也

諸侯謹譁錯父聞之從賴川來

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為政用事

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

侵削

諸侯疏人骨肉曰讓多怨公何為也

師古曰讓責也

錯曰固也

師古曰言固當如此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

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

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

見上方與錯調兵食

師古曰調謂計發之也音徒鈞反

上問盎曰君當

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虛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

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為鹽

師古曰卽就也

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虜

何以言其無能為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

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

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

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

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趨避東箱甚恨

○宋祁曰一本恨字下有之字

上卒問盎

師古曰卒竟也

對曰吳楚相遺書言

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今賊臣鼂錯擅適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九

列傳

五

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道讀曰謫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

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

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

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顧念也誠實也盎曰愚計出此唯上

孰計之廼拜盎為泰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

中尉嘉廷尉歐師古曰張歐也音區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

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

獨屬羣臣不可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

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鄧展曰徐僮臨淮二縣也

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

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

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廼使中尉召錯給

載行市師古曰誑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音下更反錯衣朝衣斬東市師古曰朝

服也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

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

耳無煩更說道路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

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

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師古曰拊音其炎反上曰何哉

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

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師古曰卒竟也內杜忠臣

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師古曰杜塞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

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迺拜鄧公為城陽

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師古曰漢中之縣多奇計建元年中師古曰鄧

著年字則俗而不古但言中則是史常體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

先生也一日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

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諸公間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仁心為質

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財也適時值其世得聘其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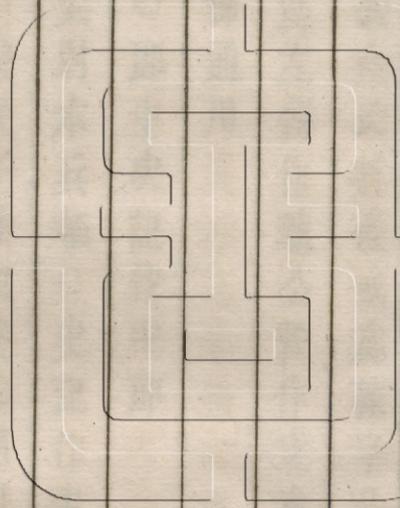
已變易張晏曰謂景帝及吳壹說果於用辯師古曰謂殺鼂錯也身亦不

遂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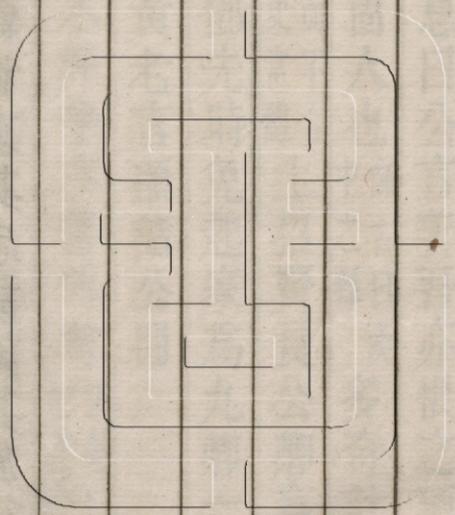
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張晏曰趙奢卒趙使趙括為將

其母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括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以母前約故卒得不坐

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前漢書卷四十九



前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爰盎傳爰盎○史記作袁

臣召南

按爰與袁轅通史游

急就章云爰展世師古注曰陳申公後世孫爰諸生

爰濤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為轅字又作袁字本一族

也按爰濤塗左傳作轅公穀作袁袁盎史記作袁漢

書作爰實係通用

任盎為郎中○郎中史記作中郎

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史記作主兵柄

今絲欲刻治○按從子呼叔父字僅見此文史記作苟

欲劾治下文絲能日飲史記作君能日飲似為得之

益入見竟言吳所以反云云。臣召南按此文刪去史

記鼂錯在前一段以詳序于錯傳中也

鼂錯傳及劉帶同師。劉帶史記作劉禮

爲太常掌故注應劭曰掌故六百石。林駟曰史記注

應劭曰掌故百石此注六字衍文也

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劉奉世曰長戟恐訛。胡三省

曰文意各有所屬勁弩所以射疏長戟所以及遠也

復爲一城。真德秀曰謂大城中復立一小城也

連有假五百。劉奉世曰謂假司馬之類。胡三省曰

五百卽後所謂伍伯也。賈公彥曰伍伯者漢制五人

爲伍伯長也。沈約曰舊說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旅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及郡各置五百四以象卿
行旅從依古義也

上與錯議出軍。

臣召南

按此二句補史記之缺竇嬰

言盎以下云云則裁取史記吳王濞傳中語丞相青

翟等劾錯云云又補史記之缺但丞相青翟不當有

翟字此陶青也訛與景紀同

贊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李觀曰史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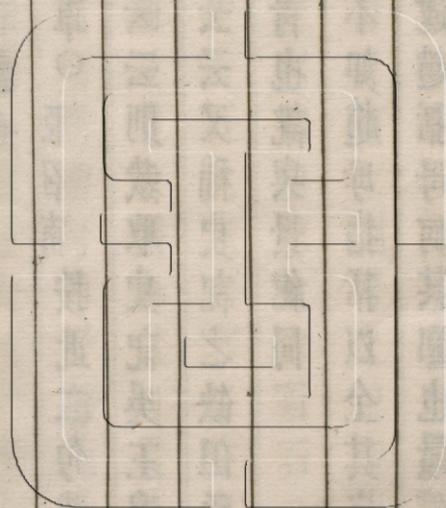
責錯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鼂錯用至忠之畧與

趙括必敗之勢異也使錯父爲之是沮其子爲忠也

孰可擬議

前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前漢書卷五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

師古曰堵音者索隱堵者章昭音褚又音如字地名屬

南陽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

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註貲五百萬得為

常侍郎師古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宋祁曰百官

公卿表云孝文三年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此傳云文帝十年不得調恐必有誤也

亡所知名釋

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

師古曰遂猶達○宋祁曰達字下當添也字

欲免

歸中郎將爰益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師古曰令

其議論依附時事也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

以失漢所以興者○宋祁曰漢字上當存而字所以緩其語文帝稱善拜釋

之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師古曰圈養獸之所也音求遠反問上

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

對師古曰視其屬也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

簿甚悉師古曰悉謂詳盡也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師古曰觀

猶示也嚮讀曰響如響應聲言其疾也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張晏

日材無可恃也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

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

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

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

哉晉灼曰喋音喋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師古

日亟急也音居力反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謂文具而已以故

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積替也解在成紀今

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

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師古曰嚮

讀日響錯音干故反文帝曰善廼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

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

不下司馬門

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

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

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

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師古曰繇讀與

同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

厠師古曰厠岸之邊厠也解在劉向傳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

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

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

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斲音側略反

歌合曲也倚音於綺反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

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

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師古曰解並文在劉向傳

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

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張說非也有一人從橋下走

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次下亦同釋

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

師古曰言天子已過既出見車騎節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淳曰

日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

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廼當之

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師古曰公今謂不私也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七

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今已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焉也錯置也音千故反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

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

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

大怒曰人亡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

君以法奏之師古曰法謂常法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師古曰共

讀曰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

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劉奉世曰此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然以逆順為

基宋祁曰基字上疑有本字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

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師古曰抔音步侯反謂手掬

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徹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抔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宋祁云新

本抔作抔陛下且何以加其法庠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

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啓見

釋之持議平宋祁曰啓作咸迺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

稱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師古曰以嘗劾

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

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

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讖解師古曰讖音武伐反顧謂釋

之爲我結韞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係既已人或讓王

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

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韞欲以

重之○宋祁曰聊使結韞疑去聊廷使跪結韞存廷跪二字乃是詳了前語不可削也諸公聞

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尙

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

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郎

中署長鄭氏曰以至孝聞也師古曰以孝得爲郎中而爲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事文帝

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自爲

郎也崔浩以爲自從也從何爲郎此說非也○劉敞曰按文帝問因唐遂及居代時事則何自爲郎正問從何

處來爲郎崔說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

是索隱過音戈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

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

唐對曰齊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已

猶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帥將師古曰大父祖父也帥音所類反將音子

亮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旣聞

廉頗李牧爲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悅○劉敞曰

聞廉頗李牧爲人卽是知其實矣良說者甚喜也猶良久也迺拊髀曰師古曰嗟乎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恐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五

懼之言解在陳平傳○宋 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
祁日解在王陵傳注誤

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閒處

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

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

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

制之韋昭曰門中樞為闡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

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

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

反芳目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

百乘穀騎萬三千匹師古曰穀張百金之士十萬服虔

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是以

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鄭氏曰澹音擔石之擔如淳

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

趙幾伯師古曰幾致於後會趙王遷立蘇林曰其母倡

也師古曰倡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宋祁

最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

以給士卒出私養錢服虔曰私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

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

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

安知尺籍伍符

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

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

家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以法繩之

○宋祁曰繩字上疑有糾字句似長而義具

其賞不行吏奉法必

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

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

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

死罪文帝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

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服虔曰庫

戰之士也

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

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廼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

文穎曰六

國時衛弱但稱君也

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

子洗馬

孟康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為官

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

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

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

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

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

燒也比音頻寐反

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

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請歸節伏矯制師古曰矯託也託上賢而釋之遷為

滎陽令黯耻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廼召為中大夫以

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

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如淳曰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

也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

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

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簡傲

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

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絜其諫犯主

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益之為人應邵曰傅伯梁人為善

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

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

為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

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黯對曰陛下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虜上怒變色

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羣臣或數黯師古曰數責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虜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

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

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最後嚴助為

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瘡人

師古曰瘡勝也讀與愈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

也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

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

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劉奉世曰廁當從孟說丞相

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丞相

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

帳應邵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闕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黯前

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

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師古曰更改也黯質責湯於上前

師古曰質對之也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

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

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紛亂而改更也而公以此無種矣師古

曰言當誅及子孫也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

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

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仄古側字也是時漢方

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聞常言與胡和親母起兵

師古曰每因間隙而言也上方鄉儒術師古曰鄉讀曰嚮尊公孫弘及事益

多吏民巧宋祁曰遷史作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決讞以

幸而黯常毀儒而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

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陷人於罔以

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師古曰

日說讀欲誅之以事師古曰以事致其罪而誅也弘為丞相廼言上

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

請徙黯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

為皇后然黯與充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

將軍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

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為重也大將

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

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

發蒙耳師古曰說音式銳反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

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

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

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

師古曰褊隘也望怨也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

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

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居無何匈奴渾邪王

帥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漢發車三萬乘縣官亡錢從民貰

馬師古曰賒買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

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廼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

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

之人乎師古曰罷讀曰疲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

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聞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

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

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師古曰卽數百鉅萬也臣愚以為陛下得

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

下塞百姓之心師古曰塞滿也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衆來

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

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闡出財物如邊關乎應劭曰闡妄也律胡市吏

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闡也陛下縱不能

得匈奴之贏以謝天下師古曰贏餘也音戈成反又以微文殺無知

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

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

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

者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也

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予然後

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師古曰

日填音大賢反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今

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曰力謂甚也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

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

後卽召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顧謂思念也吾徒得君重師古曰徒

但也重威重也臥而治之黠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黠棄逐居郡

不得與朝廷議矣師古曰與讀曰豫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距

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

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師古曰舞

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

早言之何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

不敢言黠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黠

與息言抵息罪令黠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

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

十石居淮陽十歲而卒後上以黠故官其弟仁至九

卿子偃至諸侯相黠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黠為太子洗

馬安文深巧善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

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服虔曰景帝王

皇弟也信任宏蘇林曰任保舉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

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

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

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

脫張羽於阬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師古曰喜音許吏反脫音作活反聲聞梁

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

諸郊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以請賓客便臣瓚曰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也師古曰二

說皆非也此謂長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劉奉世曰近郊乃三十里蓋字誤然不必

分別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當時好黃

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師古曰恐不稱其意自見年少官薄劉

放曰其慕長者禮意不稱所自見即以為憚然自見當屬上句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

下有名之士也師古曰大父謂祖父音胡浪反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為

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魏

其時議貶秩為詹事師古曰議田蚡及竇嬰事遷為大司農當時為

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宋祁曰邵本無下字執

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

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師古曰猶今言一盤

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師古曰候天子間隙之時其所

稱說皆言長者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

轂言薦舉人如推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

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

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

行謂莊嚴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

時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和音胡臥反不敢甚斥臧

否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

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儻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作儻也

師古曰傲謂受顧賃而載運也言當時保入多逋負司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傲音子就反

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

之守長史

如淳曰丞相長史也

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

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

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

師古曰落散也

當時死家亡餘財

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

蘇林曰邳音圭京兆縣名也

賓客亦填門

師古

日填滿也音田

及廢門外可設爵羅

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

後復為廷

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

師古曰署謂書之

曰一死一生迺知

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

師古曰見音胡

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

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子以為孝文親詘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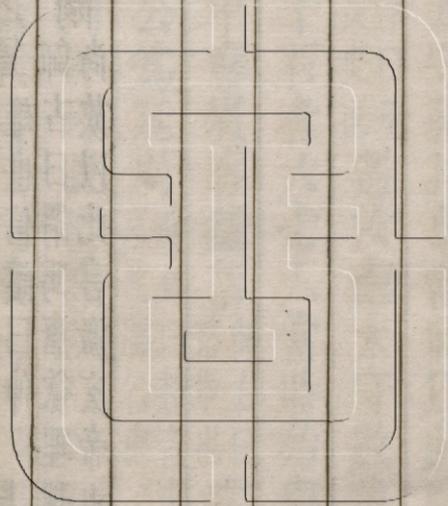
尊以信亞夫之軍

師古曰揚子謂揚雄也信讀曰伸

曷為不能用頗牧

彼將有激云爾

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尚故以此言激文帝也



前漢書卷五十一

前漢書卷五十考證

張釋之傳尉左右視盡不能對注視其屬官盡不能對

○胡三省曰蓋帝問之而不能對故倉皇失措而左

右視也顏注非

然以順逆為基○按基字史記作差文義甚明

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啟○宋祁曰啟作咸○臣召南按

如宋說則咸字屬下文為句也但山都侯自名恬啟

史無截去人名一字之理史記以避景帝諱作王恬

開注徐廣曰漢書作啟即知本文作王恬啟矣宋說

無謂

馮唐傳為郎中署長○史記作為中郎署長又父老何自為郎父老知之乎史記並無老字

趙將李齊○胡三省曰鉅鹿之戰當是秦將王離圍鉅

鹿時

軍市之租○索隱曰軍中立市市有稅即租也

汲黯傳至黯十世○

臣召南

按史記作七世又治官民

史記作治官理民此傳於史記本文字句多所刪節

處如嚴助言黯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

去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漢書改守城為守成又刪

深堅以下二句黯言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

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漢書刪去是所謂一句皆不如本文遠甚

召為主爵都尉○

臣召南

按公卿表黯以建元六年為

主爵都尉十一年徙為右內史元朔五年也主爵都

尉掌列侯

居淮陽十歲而卒○史記作七歲

鄭當時傳遷為大司農○

臣召南

按史記作遷為大農

令是也當時為大農令在元光中至太初元年始改

曰大司農此史文偶然失檢處也

下邳翟公為廷尉○

臣召南

按公卿表翟公為廷尉在

元光五年 漢書卷五十一 考證

曰大禹葬於會稽山 史文闕然 吳越地也

命曼忠當部 漢書卷五十一 考證

前漢書卷五十一考證 其外書也 楚書 楚書 楚書 楚書

